



卡拉巴赫：伟大的回归

舒沙Govkhar Agha清真寺旁边的
伊斯兰学校在亚美尼亚占领期间
被毁坏

卡拉巴赫解放： 巩固领土，整合文化

阿纳尔·卡里莫夫
阿塞拜疆文化部长

建于1983年的阿格达姆面包博物馆在亚美尼亚占领期间被毁坏



卡拉巴赫自古以来就属于阿塞拜疆，它是阿塞拜疆人民丰富的千年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长期以来因其古老的遗迹和独特的文化环境而广受欢迎。随着卡拉巴赫汗国的出现，18世纪该地区开始了真正的文化繁荣，包括木卡姆艺术、文学、建筑和民间工艺。

从历史上看，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领土上存在的各个国家的一部分，从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公元前4世纪—公元8世纪）开始。卡拉巴赫汗国同其他阿塞拜疆汗国一起出现在1747年瓦解的纳狄尔·沙赫帝国的遗址上。卡拉巴赫汗国的第一任统治者是帕纳哈利汗·杰文希尔（1747—1763），之后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哈利勒（1763—1806）即位。1805年5月14日，易卜拉欣·哈利勒

汗与俄罗斯驻高加索军队指挥官帕维尔·齐亚诺夫签署了库列克恰伊条约，正式将卡拉巴赫汗国并入俄罗斯帝国。该条约保留了易卜拉欣·哈利勒和他的儿子梅蒂古鲁的可汗头衔，后者被尼古拉一世授予少将军衔。梅蒂古鲁汗·杰文希尔于1845年去世，是最后一位卡拉巴赫汗。卡拉巴赫汗国在1822年被废除。

应当指出的是，卡拉巴赫汗国占据了卡拉巴赫地区从阿拉兹河到果克察湖的广大山区和低地的领土。行政中心——可汗的驻地最初位于现在阿加贝迪地区的巴亚特要塞，1751年建造了一个新的驻地——沙赫布拉格要塞。但这种防御工事在当时战乱频发的情况下达不到安全要求。因此，早在1752年，可汗下令在卡拉巴赫的山区始建造一座新要塞，该地区三侧陡崖环

位于阿格达姆建于1751-1752年的沙赫布拉格要塞
亚美尼亚人占领期间曾企图将其伪造为“古亚美尼亚人古迹”。



绕、易守难攻。这就是今天的舒沙市。与此同时，18至19世纪在该地区建造了阿斯卡兰堡垒、数十座清真寺、宗教学校、商队驿站、公馆、桥梁，它们在阿塞拜疆建筑名册中位居前列。其中，舒沙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它的17个街区各有特色，建筑外观和色彩各不相同。

19世纪下半叶，舒沙成为对整个高加索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中心。这座城市因其特有的音乐氛围而闻名。舒沙后来被称为南高加索音乐学院绝非偶然。数十位阿塞拜疆音乐艺术的杰出代表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其中包括闻名于欧洲的阿塞拜疆木卡姆音乐表演家贾巴尔·加里亚格迪奥格鲁、克切奇奥格鲁·穆罕默德，以及第一部东方穆斯林歌剧的作者乌泽伊尔·哈吉别约夫。舒沙是阿塞拜疆戏剧表演、东西方音乐会、音乐和科学之夜、马戏表演的先锋。

这里开设了第一个图书馆和第一个印刷厂。2021年5月7日，阿塞拜疆总统宣布舒沙为阿塞拜疆的文化之都。

卡拉巴赫在阿塞拜疆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中世纪，这片土地孕育了所有东方穆斯林的著名思想家，如赛义德·阿米鲁·巴尔代、萨杜拉·巴尔代、穆罕默德·加拉巴吉。在18世纪，伟大的毛拉·帕纳·瓦吉夫为新的阿塞拜疆诗歌流派奠定了基础。19世纪是卡拉巴赫文学的黄金时代，舒沙必然是其中心和焦点。著名诗人、艺术家米尔扎·莫森·纳瓦布的诗集提到了大约100位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诗人和文学家。其中，著名的阿塞拜疆女诗人库尔希德巴努·纳塔万（1832-1897）很特殊，她是最后一位卡拉巴赫汗梅蒂古鲁的女儿。她的文学圈里汇集了许多当时的著名诗人。纳塔万本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刺

伊马雷特是18世纪阿格达姆卡拉巴赫的帕纳哈利汗宫。
在亚美尼亚人占领阿格达姆期间被用作畜棚。



绣大师。1858年亚历山大·大仲马在高加索游历期间会见了纳塔万，在自己的著作《高加索之旅》中高度称赞了她。与此同时，纳塔万还热衷慈善，自费在舒沙修建了供水系统。19世纪到20世纪初卡拉巴赫文学的其他杰出代表有著名的讽刺诗人加西姆贝克·扎基尔、作家及剧作教育家阿卜杜拉希姆-贝克·哈克韦尔季耶夫、尤西夫·维齐尔·切门扎姆利、苏莱曼·萨尼·阿洪多夫。

卡拉巴赫地毯编织学校是阿塞拜疆七所地毯艺术学校之一，地毯编织工艺在整个卡拉巴赫地区盛行。当今卡拉巴赫编织的许多地毯陈列在世界主要博物馆。养马业在卡拉巴赫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中世纪，卡拉巴赫马就在东方和欧洲许多国家声名鹊起，被欧洲皇室的骑兵卫队使用，并成功参加了各类比赛。

卡拉巴赫还因200万年前的阿兹赫洞穴中的史前人类遗址而闻名。在该地区，已经确定和研究了与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相关的旧石器时代的古鲁柴考古文化、库拉-阿拉兹和霍贾里-加达拜文化。卡拉巴赫境内共注册登记了13处世界历史和文化古迹、292处国家历史和文化古迹以及330处地方意义的古迹。该地区有许多基督教文化古迹，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高加索阿尔巴尼亚时代。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阿尔巴尼亚使徒教堂自19世纪俄罗斯帝国占领南高加索后逐渐衰败。俄罗斯当局开始重新将邻近的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卡贾尔的亚美尼亚人大规模迁至新占领的领土上。在这次迁移的过程中，亚美尼亚神职人员开始积极占领阿尔巴尼亚教会。1836年，根据俄罗斯东正教圣公会的决议，阿尔巴尼亚使徒教会归入亚美尼亚



格列高利教会，此后卡拉巴赫地区的数十座阿尔巴尼亚教会被亚美尼亚化。后来，在1992-2020年亚美尼亚占领期间，卡拉巴赫中世纪早期非凡的阿尔巴尼亚修道院——卡尔巴贾尔地区的甘扎萨尔修道院和胡达文克修道院、拉钦地区的阿戈格兰斯基（齐策尔纳万克斯基）修道院在建筑细节和宗教符号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开始被亚美尼亚当局和学术机构作为亚美尼亚宗教建筑。这种行为是亚美尼亚侵占阿尔巴尼亚高加索人民和阿塞拜疆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遗产的常用手段。

卡拉巴赫的穆斯林文化遗产古迹在亚美尼亚占领期间成了持续、有目的的被破坏的对象。在被占领土上的近70座清真寺中，只有少数破败不堪或以修复为借口对建筑外观大幅改动的清真寺得以幸存。

位于舒沙的卡拉巴赫汗国宰相、诗人莫拉帕纳瓦吉夫陵墓。这座陵墓建于1982年，在亚美尼亚占领期间遭到掠夺和严重破坏。解放后得以恢复。

在被亚美尼亚占领者夷为平地的宗教建筑中，还有位于霍贾文地区黑帕基诺村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他们对整个阿塞拜疆人民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也采取了同样的铲除政策。侵略者摧毁和洗劫20多个博物馆，馆藏展品多达4万件，其中许多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许多古迹在亚美尼亚化的背景下被摧毁或重建。与此同时，在亚美尼亚侵略者对居民住所的掠夺过程中，大量珍贵的古代地毯和地毯制品被抢走。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上发生过许多战争和破坏，但我认为20世纪从未有过如此破坏城市和村庄的野蛮行径。这是一种粗暴的行为，这是文化上的种族灭绝。”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理由充分地指出。毫无疑问，亚美尼亚入侵者这么做是试图抹去他们占领的土地上所有阿塞拜疆历史和文化遗产存在的痕迹。

我国总统多次指出，阿塞拜疆绝不容忍本国领土被侵占，所以30年来，恢复国家领土完整成为了阿塞拜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终于，期待已久的时刻到来了：去年9月27日，阿塞拜疆为回应亚美尼亚方面的又一次挑衅，展开了积极的反攻行动，最终在历时44天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卡拉巴赫，包括阿塞拜疆的“文化摇篮”舒沙市获得了解放。如此一来，不仅恢复了国家领土完整，而且也恢复了国际法的相关条例。

今天，每个前往刚刚被解放的阿塞拜疆领土的人都能看到废墟和破坏后的场景，这些画面让人痛心。居民点、历史和文化遗产、建筑被无情地夷为平地，教堂和墓

2021年舒沙Khari-Bulbul国际音乐节。该音乐节1989年首次举办，在亚美尼亚占领期间中止。



地被毁坏和亵渎。阿塞拜疆文化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斯兰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文明联盟以及世界150个国家的相关部门就亚美尼亚摧毁其先前占领土地上的文化遗产和古迹发出呼吁。呼吁谴责这些行为并采取国际公约规定的适当措施。此外，阿塞拜疆还提议教科文组织向解放区派遣代表团。与此同时，阿塞拜疆正在有目的地开展工作，向国际社会披露亚美尼亚在其占领土地上的野蛮行为。为此，也组织了外国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和媒体以及驻阿塞拜疆外交使团前往解放区。

根据阿塞拜疆总统2020年10月29日颁布的“关于在被占领土上组织临时特别行政机构”的法令，文化部在6月前对在阿塞拜疆国家登记注册的314处历史和文化古迹以及125处新发现的尚未在国家登记注册的古迹进行了

监测，以进行初步清点和保护。此前，这些古迹大部分都被侵略者彻底摧毁，有的被部分保存下来，有的被毁坏或重建。

当前，解放领土上的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尤其是舒沙，正在对卡赞钦教堂的墓地、商队驿站、清真寺和故居进行修复。在被占领期间，为了改变其外观，该教堂被刻意重建。这座教堂建于19世纪80年代。根据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于1988年4月27日颁布的法令，教堂受国家保护，后来根据阿塞拜疆内阁于2001年8月2日颁布的法令将其登记入册。与其他历史文化古迹一样，卡赞钦教堂将按照历史档案资料进行修复，恢复其原有的面貌。开展的工作旨在重振舒沙作为阿塞拜疆文化的重要中心，同时向国际社会广泛宣传这座城市作为阿塞拜疆文

阿格达姆市清真寺被扫射的墙壁



化（主要是音乐艺术）摇篮的特殊地位。今年5月12日至13日在舒沙举办的“Khari-Bulbul”音乐节在这方面意义重大，它生动地展示了整个阿塞拜疆文化。此外，在国际组织的支持下，今年计划在舒沙市举办瓦吉夫诗歌日。

今年1月，伊斯兰教科文组织领导人在访问阿塞拜疆期间提出了宣布舒沙为伊斯兰世界文化之都的提议。与此同时，突厥文

化国际组织TURKSOY提议于2023年宣布舒沙为“突厥世界的文化之都”。

被外国记者称为“高加索广岛”的卡拉巴赫最大城市阿格达姆也在进行大规模修复工作。阿塞拜疆总统听取了城市重建项目、新总体规划的介绍，并为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奠基，包括胜利博物馆和露天的被占领时期博物馆项目。当然，还计划在该地区的其他大型居民点建立这样的被占领



时期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将向全世界和后人揭示亚美尼亚侵略行为的本质和造成的后果。

卡拉巴赫的解放不仅标志着领土的恢复，还意味着阿塞拜疆的文化恢复了完整性。最广义的文化正在回归这片土地。自阿塞拜疆恢复独立以来，首次出现了向全世界全面展示阿塞拜疆丰富多样的文化——这片土地上原始居民文化的先决条件。根



卡拉巴赫地毯是阿塞拜疆地毯的一个组成部分。亚美尼亚妄图将其列为“亚美尼亚阿尔萨赫地毯”。

据阿塞拜疆总统的命令，在亚美尼亚占领期间被重建和改建以呈现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堂的阿尔巴尼亚教堂也将在卡拉巴赫恢复原貌。

作为国家推广伊斯兰和基督教遗产的项目，阿塞拜疆文化部最近发起了一项以“为了文化的和平”（#Peace4Culture）为口号的全球运动，旨在保护文化遗产，共建一个可持续的爱好和平的社会，研究文化在和平中的作用以及和平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总而言之，国家采取的系列措施旨在让国际社会尽可能多地了解被占领近30年才得以解放的卡拉巴赫地区所蕴含的阿塞拜疆文化宝藏，包括卡拉巴赫的明珠——舒沙。◆